

【事业·管理】

图书馆数字文献传递的著作权侵权表现及对策研究*

——基于公开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易磊¹ 伏函¹ 杨忠²

1. 湘潭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湘潭,411105

2. 湖南警察学院侦查系,长沙,410138

【摘要】图书馆数字文献传递易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这成为图书馆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中 322 份图书馆数字文献传递著作权侵权纠纷民事判决书的分析发现,图书馆与数据库提供商被列为共同被告、双方被诉侵犯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图书馆抗辩成功率较低的情况突出。进一步分析发现,提供含有作品内容的链接和通过图书馆本地数据库镜像提供作品是图书馆被认定构成直接侵权的原因;以定向链接方式提供侵权帮助和与数据库提供商之间建立合同关系是图书馆被认定与他人成立共同侵权的重要因素。对此,建议图书馆以普通链接方式参与数字文献传递,积极审查数据库内电子文献授权情况,选择数据库提供商所提供的技术服务而非技术服务加产品销售。

【关键词】数字文献传递 著作权侵权 复制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

【中图分类号】G258.6;D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845(2024)04-0024-09

【引用本文格式】易磊,伏函,杨忠.图书馆数字文献传递的著作权侵权表现及对策研究——基于公开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J].高校图书馆工作,2024(4):24-32.

引言

数字文献传递是以图书馆馆藏资源为基础,以其他图书馆和各个情报机构为外延,由专业图书馆员帮助读者检索所需文献,并以复制文献为中间环节,通过网络传递给读者的服务形式^[1]。然而,该服务在现实生活中频频遭受著作权侵权指控,给图书馆在精力和物力上增加了巨大的成本。尽管 2021 年 11 月 1 日实施的《公共图书馆业务规范第 1 部分:省级公共图书馆》(GB/T 40987.1—2021)规定文献传递服务过程中应遵循合理使用原则,遵守知识产权法的相关规定,一些图书馆也会在“文献传递”栏目作出相关版权声明,但文献传递类案件仍是图书馆侵权纠纷中最多的案件类型^[2]。防范数字文献传递引发的著作权侵权,已成为图书馆必须思考的问题。

关于我国图书馆数字文献传递著作权侵权问题,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有学者分析并梳理了数字

文献传递过程中不同的著作权侵权类型^[3-4]、图书馆与数据库提供商合作情形中著作权侵权责任样态^[5]。也有研究从立法论角度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需要增加图书馆文献传递例外制度^[6]、法定许可制度^[7]、“首次销售原则”类推适用文献传递^[8],或增加公益性图书馆可应用户申请对本馆收藏的作品开展传递服务的规定^[9]。然而有学者指出,拓展公共图书馆电子借阅著作权例外、移植公共借阅权等做法,不具有化解图书馆提供电子借阅服务侵权风险的可行性,关键在于图书馆履行合理注意义务^[10]。一些研究从著作权合规管理角度指出,图书馆可通过限制文献传递数量^[11]、与数据库提供商签订知识产权合法性担保与责任分担等条款^[12]、在文献传递中应用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和提高员工法律意识^[13]等措施降低著作权侵权风险。

总的来看,现有研究主要通过解读《著作权法》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下产业知识产权风险治理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1&ZD204)和湖南省知识产权战略推进专项项目“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数字视频著作权保护与法律风险防范研究”(项目编号:2023F004K)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易磊,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和数据法学;伏函,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杨忠,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法和数据法学,通信作者,E-mail:421210206@qq.com。

收稿日期:2023-10-31

责任编辑:杨千予

规则为图书馆建言献策,但这些建议在具体案件中的有效性有待考证。加之我国2020年刚修订《著作权法》,短期内不太可能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去调整图书馆数字文献传递履职功能、著作权人利益和读者利益之间的平衡。对于发行权用尽原则是否适用于数字作品,法院和学界大多持否定观点。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方式直观呈现图书馆在数字文献传递中面临的著作权侵权指控,法院对图书馆提出抗辩事由的采信及其最终判决结果等情况。在此基础上,阐明图书馆在数字文献传递中存在哪些构成侵权的行为,进而为其提供防范著作权侵权的针对性建议。

1 图书馆数字文献传递中著作权侵权的基本现状

在法律实证研究中,数据来源主要有裁判文书、通过实验创造的经验、研究者自行收集的一手资料以及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4种。其中,公开的裁判文书数据有着信息丰富、覆盖广泛和获取便利等优势^[14]。2023年9月30日,笔者在我国最大的裁判文书库“中国裁判文书网”中以“图书馆”为当事人,在全文检索中以“著作权”为检索词,将案件类型限定为“民事案件”,文书类型选择为“判决书”的方式,初步筛选得到769篇民事判决书。考虑到文书表述的影响和确保获得有代表性的研究样本,在上述检索结果范围内,再在全文检索中分别以“文献传输”“文献传送”“传递文献”“文献传递”为关键词展开了4轮检索,依次得到0、0、1、323份民事判决书。其中,“传递文献”关键词检索到的1份文书包含在“文献传递”检索词的结果中,1份文书的原告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①。剔除上述2份文书后共得到322份民事判决书,这是本文的基础样本。通过人工阅读322份民事判决书的裁判时间、原被告的身份及辩论意见、判决结果等关键内容后,整理得出以下数据。

1.1 统计样本的概况

1.1.1 纠纷多为系列案

在时间分布上,322份民事判决书的时间集中在2017—2022年,数量分别为2、68、105、21、76、50份。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从2021年7月份开始开展优化裁判文书公开机制的工作,由此引起统计样本代表性的问题。本文认为,裁判文书上网工作机制的转变不意味着本文基础样本一无是处。一方面,在单一制国家中,大部分图书馆所在地区的制度背景和规章制度存在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地方化的数字文献传递模式之差异不宜被无限放大;另

一方面,法律实证分析不旨在发现和填补规范的逻辑漏洞,而是增进对事实的了解,尤其是反映相关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的真实状况。加之修订后于2021年施行的《著作权法》通过在复制权中增设数字化复制作品、扩张广播权等方式,强化了对著作权人的保护。考虑到在著作权保护范围较小的情况下,图书馆会因数字文献传递而引发著作权侵权纠纷,那么在当前著作权保护范围扩大的情况下,322篇民事判决书对图书馆认识和了解数字文献传递中的著作权法律问题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案件类型上,统计发现图书馆因多次数字文献传递行为面临系列起诉。在322份民事判决书中,202份是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世纪读秀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读秀公司”)、北京世纪新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盘公司”)、深圳图书馆、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大学城图书馆、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超星公司”)之间的纠纷(以下简称“深圳文献港系列案”);82份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与超星公司、绵阳市图书馆之间的纠纷(以下简称“绵阳图书馆系列案”);36份是北京君贤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超星公司、读秀公司、苏州图书馆之间的纠纷(以下简称“苏州图书馆系列案”);2份是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超星公司、读秀公司、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以下简称“中山图书馆”)之间的纠纷(以下简称“中山图书馆系列案”)^②。这些系列案原告和被告一样,案由相同,差异在于涉案文献不同,所以法院合并审理后作出案号不同但实质内容相同的判决。这意味着,随机抽样4个系列案中的民事判决书展开研究,均可代表其所属的样本。以涉案图书馆和实质内容事实相同为依据,可将基础样本整合为4个系列案(见表1)。此外,可以看出被诉图书馆的类型较为多样,包括地方政府资助型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图书馆联盟。被告除图书馆外,还包括超星公司和读秀公司这类数据库提供商。这一方面体现我国图书馆希望通过与数据库提供商合作的方式提升服务质量,另一方面揭示了这一合作模式目前面临着著作权侵权风险。可见,虽然其他图书馆或者数据库提供商加入数字文献传递有利于文献资源的优化配置,但这也可能产生更多且更加复杂的著作权侵权风险。因此,防范数字文献传递著作权侵权风险已不仅是单个图书馆内部的问题,更需要多方主体的协作和努力。

表 1 图书馆数字文献传递服务著作权侵权情况一览				
序号	案件名称	数量	被诉图书馆	裁判结果
1	深圳文献港系列案	202	深圳图书馆、深圳大学城图书馆、深圳大学图书馆	深圳图书馆、深圳大学城图书馆、深圳大学图书馆与超星公司、读秀公司、新盘公司侵犯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
2	绵阳图书馆系列案	82	绵阳市图书馆	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
3	苏州图书馆系列案	36	苏州图书馆	超星公司、读秀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苏州图书馆不侵权
4	中山图书馆系列案	2	中山图书馆、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中山图书馆与超星公司、读秀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 ^③ ;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不侵权

1.1.2 图书馆败诉较多

在 322 份民事判决书中,图书馆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情况如表 2 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图书馆在个案中既可能是直接侵权人,也可能作为间接侵权

人与他人一起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并且在一些案件中,被诉图书馆不止一家,如在中山图书馆系列案中,法院判定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不侵权,而中山图书馆与读秀公司成立共同侵权。

表 2 法院判定侵权的情况及对应案件		
类型	不侵权	侵权
文书数量/份	38	286
所属系列案	苏州图书馆系列案中的苏州图书馆、中山图书馆系列案中的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深圳文献港系列案、绵阳图书馆系列案、中山图书馆系列案中的中山图书馆

总体来看,有 286 份民事判决书认为图书馆侵犯他人著作权,有 38 份民事判决书认为图书馆未侵权。结合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数字文献传递案件以共同侵权情形为主,且著作权人胜诉概率高。图书馆不侵权的是中山图书馆系列案中的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和苏州图书馆系列案中的苏州图书馆。在图书馆胜诉率相当低的情况下,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和苏州图书馆的情形值得进一步探究。

1.2 统计样本的微观考量

1.2.1 主要被诉侵犯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

分析 322 份民事判决书发现,针对图书馆的数字文献传递服务,原告提出了如表 3 所示的侵权指控。

表 3 原告主张侵犯的著作权类型			
类型	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版式设计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	复制权+发行权+其他权利
文书数量/份	2	118	202
所属系列案	中山图书馆系列案	绵阳图书馆系列案 苏州图书馆系列案	深圳文献港系列案

整体上,原告主张图书馆侵害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判决书有 118 份,剩余 204 个案件均主张图书馆侵害其复制权。可见,侵犯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图书馆提供数字文献传递服务时可能会面临的主要指控。值得注意的是,若文献传递包含复制

作品和再通过信息网络向读者传播该作品 2 个行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就此指出,复制行为被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吸收,故不再通过复制权予以规制^④。对于侵犯发行权和版式设计权的指控,仅具有个案意义,且在统计的案件中,均未得到法院支持。原因

在于,法院认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发行行为必须以转移作品有形物质载体所有权的方式提供作品的原件或复制件,而数字文献传递不会导致作品有形物质载体所有权的转移,故图书馆不侵犯发行权;而且原告对涉案作品的版式设计不享有版式设计权^⑤。

1.2.2 图书馆成功抗辩情形较少

考察图书馆的应诉效果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最

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印发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要求民事裁判文书应写明当事人出庭参加诉讼情况,包括未出庭或者中途退庭情况。统计的322份民事判决书中未发现相关表述,这表明图书馆在成为被告后未消极逃避,而是积极应诉维护自身权益,因而,其提出的抗辩理由具有一定代表性。针对原告方的侵权指控,图书馆提出的抗辩以及法院的采纳情况如表4所示。

表4 图书馆主要抗辩理由及法院采纳情况

抗辩类型	抗辩理由	提出抗辩案件	数量(占比)	审理法院采纳情况
主体限定	持有读者证的特定公众		322(100%)	未采纳
地点限定	IP地址范围内/局域网范围内/馆内	所有系列案	322(100%)	部分法院采纳
主观目的	无过错/公益目的/非营利		322(100%)	未采纳
提供方式	提供跳转链接	苏州图书馆系列案 中山图书馆系列案 深圳文献港系列案	240(74.53%)	部分法院采纳
提供作品	非馆内资源	绵阳图书馆系列案 苏州图书馆系列案	118(36.65%)	未采纳
积极措施	删除涉案作品	绵阳图书馆系列案 苏州图书馆系列案	118(36.65%)	采纳
提供限制	截取部分内容 (页数、次数、间隔时间限制)	中山图书馆系列案	2(0.62%)	未采纳

首先,所有图书馆都提出了“主体限定”“地点限定”“主观目的”这3种抗辩理由,但“主体限定”“主观目的”均未被法院采纳,“地点限定”被部分法院采纳。主体限定是指图书馆提出其仅向持有读者证的公民提供电子图书阅读或下载服务。对此类抗辩理由,绵阳图书馆系列案中的法院指出,绵阳市图书馆并未向法院证明办理读者证本身存在其他限制^⑥,图书馆也因此承担了举证不利的后果。对于图书馆提出其基于公共目的或者非营利性提供涉案文献的主观目的抗辩,法院指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认定侵犯著作权的法定要件。之所以出现部分法院采纳“地点限定”抗辩的情况,与图书馆在案件中是否与其他被告构成共同侵权有关。在深圳文献港系列案中,对于图书馆提出读者只有凭借借阅证(账号)才能登录深圳文献港且只能检索其书目数据和馆藏信息而不能阅读全文内容的抗辩,法院指出,深圳文献港和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平台对直接侵权人的行为实施了帮助,故双方需承担侵权责任^⑦。而在中山图书馆系列案中,对于北京邮电

大学图书馆提出读者经由其IP地址范围内进入读秀网不意味着其与读秀公司之间存在内容合作关系的抗辩理由,法院查证案件事实后予以认可^⑤。

其次,法院对图书馆主张“提供方式”这种抗辩理由的采纳情况不同。在中山图书馆系列案中,法院就对中山图书馆和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作出了不同判断。该系列案中,原告发现只能从北京邮电大学校园网范围内进入读秀网,进而主张他们之间存在深度合作关系、构成共同侵权。法院审理后认为,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与读秀公司之间系技术合作,非内容合作。中山图书馆抗辩自己仅是负责全国图书馆参考服务联盟文献需求联络的平台,本身不是内容提供商,且馆藏中不包含涉案图书。但法院认为,在读秀网上搜索涉案图书并点击跳转至其主办的全国参考咨询与文献传递网,最终再由该平台系统发送被控侵权邮件的行为中,这些链接具有唯一的、确定的指向性,是由读秀网经营者——读秀公司、全国参考咨询与文献传递网经营者——中山图书馆通过分工合作方式共同实施完成。法院最终认

为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未实施侵权行为,但读秀公司和中山图书馆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最后,尽管法院会对图书馆采取措施积极删除涉案作品的抗辩表示肯定,但也认为这不构成抗辩侵权不成立的理由。在苏州图书馆系列案中,法院分析苏州图书馆是否构成侵权时指出,苏州图书馆是读秀公司在线阅读服务的采购方而非共建方,加之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在提供涉案图书的在线阅读服务中具有明知或者应知的过错,并且涉案图书现已被删除。可见,认定图书馆是否成立共同侵权的关键不是采取措施积极删除涉案作品,而在于其与数据库提供商之间的法律关系。

2 图书馆数字文献传递中著作权侵权的行为表现

根据前文分析,数字文献传递主要被诉侵犯著作权人的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图书馆有可能是直接侵权人,又有可能是与他人一起作为共同侵权人。由此引发的疑问是,图书馆因实施了何种行为而被视为侵权,其中哪些属于直接侵权,哪些属于共同侵权。

2.1 构成直接侵权的行为

直接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未经著作权人授权,实施了其专有权利所控制的特定行为。分析调研的民事判决书发现,被法院认定成立直接侵权行为是图书馆提供可阅读文献内容链接和基于镜像服务传递数字文献。

2.1.1 提供含有作品内容的链接

因提供可阅读文献内容链接而引发侵权纠纷的代表性案件是中山图书馆系列案。该系列案中,原告认为被告侵犯其复制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和版式设计权,法院最终只支持了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指控。在法院看来,该类链接提供的是作品内容服务,在法律上构成提供作品行为,直接侵犯了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中山图书馆主办的全国参考咨询与文献传递网被认定为直接侵权人,读秀公司因其定向链接被认定为帮助侵权人,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因其仅提供跳转链接不侵权。

从研究的样本来看,在涉及被诉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案件中,图书馆注意到该权利强调向公众提供作品以及提供行为的交互性,故而以此提出公众不能在其选定的地点获得作品的抗辩。这类抗辩理由为法院所认可,但问题在于,图书馆在现实中难以就此向法院提交充分的证据去证明,进而就要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若证据事实表明图书馆未经授权提供了涉案作品的链接,即便图书馆就“主体限

定”“地点限定”方面成功举证,但图书馆最终不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极低。因为涉案作品形成了数字化复制件,这侵犯了著作权人的复制权。

2.1.2 通过本地数据库镜像提供作品

因本地数据库镜像提供作品而引发侵权纠纷的代表性案件是绵阳图书馆系列案。持图书馆读者证的读者可在图书馆电子书平台进入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浏览器,进而在该浏览器中在线阅读或下载电子书,图书馆与数据库提供商双方约定,数据库提供商通过镜像技术将电子书完全复制到图书馆本地服务器后,图书馆可自行处理购买后的电子书。然而图书馆建立本地数据库镜像,再通过自有服务器提供作品存在侵犯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风险。复制权侵权行为发生在图书馆向数据库提供商购买电子书并将其存储到自身服务器节点处,这一环节是图书馆实现文献传递的准备环节。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表现在图书馆通过网络向读者传递其申请的文献。就单一行为而言,未经许可复制侵权的作品储存到本地资源库的行为,形成了作品的数字化复制件,涉嫌侵犯著作权人的复制权;未经许可通过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其能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接触作品,涉嫌侵犯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但若复制涉嫌侵权作品后再通过网络向读者提供,则复制行为被信息网络行为吸收,此时就适用信息网络传播权予以规制。

在不侵权抗辩难以成立的情形下,图书馆的策略转向为减少自身须承担的法律风险。在调研的案件中,图书馆基于主观目的,采取积极措施、合法来源等方面作出抗辩。然而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损害事实及因果关系不是认定著作权侵权的必要构成要件^[15]。因为在知识产权法领域,几乎所有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都被规定在法律中。《著作权法》第 51 条、第 52 条明确规定,属于这 2 个条款列举的行为是侵权行为。也就是说,在无合理使用等法定理由情形下,若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行为人就将承担包括停止损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在内的民事责任。只有在分析损害赔偿时,才需要考虑主观目的、采取积极措施和合法来源抗辩。对此,绵阳图书馆系列案、深圳文献港系列案的判决均指出,著作权侵权的构成和侵权责任的承担不以营利或者故意为条件,图书馆的公益性质或者免费服务无法作为其实施侵权行为的正当理由。

2.2 成立共同侵权的行为

行为人不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不意味着其不需要

承担法律责任,若其对直接侵权人的行为实施了帮助,则需要与他人一起承担共同侵权责任。在认定是否构成共同侵权时,各行为人主观上的意思联络和客观上的行为具有关联是判断的关键。分析民事判决书发现,图书馆被判定为构成共同侵权的情形发生在其以定向链接方式参与文献传递和与数据库提供商之间存在服务协议。

2.2.1 定向链接视为提供侵权帮助

除上述直接提供含有作品内容链接构成直接侵权外,在调研的样本中,还存在另一类会导致图书馆与他人一起承担共同侵权法律责任的链接,其在民事判决书中被称为定向链接。定向链接并不直接提供文献内容,而是发挥文献定位工具的作用,为文献在网络上传递给用户提供技术支持。该类纠纷的代表性案例是深圳文献港系列案、中山图书馆系列案。在深圳文献港系列案中,尽管原告和法院均无法确定直接侵权人,但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没有深圳文献港定向链接至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平台并由相关图书馆工作人员发送邮件的话,读者就不能获得侵权作品,故深圳文献港的构建单位深圳图书馆、深圳大学图书馆、深圳大学城图书馆和读秀公司共同承担构成帮助侵权责任。在中山图书馆系列案中,法院基于案件事实认定读秀公司的搜索链接服务属定向链接,进而判定其承担帮助侵权责任。

与定向链接相对的是图书馆以普通跳转链接方式参与文献传递。在中山图书馆系列案中,法院认为,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提供的跳转至读秀网的链接只是将读者连接到第三方文献机构,实质上并不传递数字文献,使读者可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接触到作品,故提供该链接的行为不构成帮助侵权。对比可见,若图书馆向读者提供了跳转至直接侵权人的链接,则容易被法院视为其与直接侵权人之间就文献传递存在侵权方面分工,进而判定双方构成共同侵权。

2.2.2 合同关系影响共同侵权中意思联络认定

与数据库提供商合作是图书馆扩充自身数字文献资源库的重要方式。但苏州图书馆系列案、绵阳图书馆系列案等样本显示,图书馆与数据库提供商之间的合作模式,是法院判断图书馆与数据库提供商之间成立合作侵权关系的重要依据。在苏州图书馆系列案中,读者进入、登录苏州图书馆网站后点击读秀学术搜索,再经此跳转至读秀网站页面后获取涉案文献。法院指出,苏州图书馆与读秀网之间的协议内容表明苏州图书馆是读秀网在线阅读服务的

采购方而非共建方,其购买和使用服务不能证明其与读秀网之间存在共同侵权的意思联络,再加上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在提供涉案图书在线阅读服务中具有明知或者应知的过错,且已经删除涉案图书,故不承担连带责任。在绵阳图书馆系列案中,绵阳市图书馆与超星公司协议约定,超星公司通过镜像技术将电子图书完全复制到绵阳市图书馆本地服务器。法院对此认为,双方对绵阳市图书馆系统实现电子图书的在线阅读或下载这一合同目的明显具有预期,可以认定双方具有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意思联络。

总的来看,在法院看来,定向链接参与文献传递帮助直接侵权人实施侵权行为,服务协议可以作为证明图书馆与数据库提供商之间存在侵权意思联络的重要参考。疑问在于,图书馆在数字文献传递服务中显然缺乏主观侵权故意或者对他人侵权行为帮助上的故意,却为何为他人侵权行为负责?法学界通说认为,帮助侵权以帮助人具有故意为前提,不包括过失提供帮助。图书馆网站提供数字文献传递服务虽然在客观上为他人侵权创造了条件,但基于定向链接和服务协议进而认定图书馆为故意提供帮助,显得十分牵强。对于这点,法院未在民事判决书中详细释明,学界对网络平台间接侵权责任认定方面也存在“放宽帮助侵权主观构成”“间接故意”“妨害他人责任”“过失侵权责任”等争议^[16]。但在现实层面,面对无意思联络的多数人侵权情形,网络平台方往往还是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只不过学理上就连带责任的解释还存在诸多空间。

3 图书馆防范数字文献传递中著作权侵权的建议

上文分析表明,图书馆传递和存储数字文献的方式,及其与数据库提供商之间关系,是法院判定其行为构成直接侵权、间接侵权还是与数据库提供商成立共同侵权的重点。其中,直接侵权的构成要件不包括行为人主观故意要件或者非营利性为目的,间接侵权关注行为人是否为直接侵权创造侵权条件。基于数字文献传递的行为特征,建议图书馆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防范数字文献传递中的著作权侵权风险。

3.1 普通链接参与文献传递以避免触发侵权

数字文献传递主要包括复制文献和网络传递文献2个环节。从法律规范层面来看,复制环节容易侵犯作者复制权,网络传递环节可能直接或间接侵犯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为有效避免侵权,首先有必要认识著作权的本质。著作权事实上是行为规

制,如复制权控制作品复制件的形成,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网络环境下交互式传播作品行为,并且其强调公众获得作品的可能性,而非实际获得作品。所以将纸质作品数字化,或者将他人通过网络传播的数字化作品传送至自身服务器中,涉及作品复制;若再将其服务器中的数字文献通过网络传递给读者,涉及作品传播和提供。于是,行为人若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提供了可阅读文献内容的链接,并且使读者可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接触作品,那么即便读者未客观获得作品,都构成直接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若是通过提供定向跳转链接方式参与文献传递,这看似未直接向读者提供侵权作品,但该行为实质上对读者获得文献起到关键性作用,即创造了侵权条件,属于帮助侵权行为。

相较提供可阅读文献内容的链接和定向链接,苏州图书馆系列案中苏州图书馆提供链接的方式是值得借鉴的,即读者通过图书馆设置的普通链接只是被链接到数据库提供商的首页或次级页面。这类链接既不直接提供作品内容,也没有定向链接至直接侵权人,只是发挥通道服务功能,因而就有利于图书馆证明其与其他侵权人对于向读者传递作品无直接因果关联性。此外,图书馆以普通链接方式参与文献传递并不会直接接触侵权作品,而是产生仅提供技术支持的效果,所以该行为不构成直接侵害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间接侵权。因此,建议图书馆应以普通链接方式参与数字文献传递,并且不参与文献传回过程,以避免落入著作权人的权利控制范围。倘若图书馆以定向链接方式参与文献传递,或者参与了文献传回过程,该如何减轻相应的法律责任?最好的方式是图书馆可以证明,其对文献传递主体、对读者可以阅读文献的地点作了限定,以避免符合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构成要件。倘若不能,图书馆有必要及时断开或者删除链接,避免案件损害后果的发生或者扩大。

3.2 积极审查数据库内电子文献授权情况以防范侵权

积极审查数据库内电子文献的授权情况是图书馆防范数字文献传递侵权的重要途径,特别是涉及购置数据库提供商的数字资源到图书馆本地服务器时,图书馆需更加谨慎。根据样本可知,数字文献传递行为主要被控侵犯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反过来思考,图书馆得以合法传递数字文献,就须同时具备这 2 项权利。原因在于,著作权人可以对其所享有的每一项权利进行单独许可,即既能拆分许可

他人复制作品和许可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作品,又许可第三方文献机构行使其作品的复制权或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结合具体案件来看,中山图书馆系列案是图书馆传递未经授权的作品而引发的纠纷,绵阳图书馆系列案是图书馆未注意权利人与电子图书提供商的合作已终止,传递已过授权期限文献而引发的纠纷。就此而言,图书馆审查文献版权信息要关注自身和数据库提供商这 2 个主体,尤其需要关注数据库内数字文献的授权期限和具体授权内容这 2 个方面。

为避免数据库内出现侵权电子图书和降低审查与侵权成本,图书馆在向数据库提供商购置数字资源之前,应调查对方提供给自己的作品是否具备完整、合法的著作权属凭证,了解购买电子图书著作权的权利期限情况,避免届时陷入传递数字文献却缺乏合法授权基础的境地,以及影响合法来源抗辩的效果。考虑到图书馆可能无法全面审查所购买数据库中所有电子文献的授权信息,故有必要在合同条款中拟定数据库提供商的版权信息提示义务。此举一方面有利于图书馆在发生纠纷时通过合同等交易凭证证明作品复制件的来源合法,表明其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主观上不存在明知或应知使用了侵权作品,从而免除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可以提醒数据库提供商主动履行版权审查义务,以避免出现侵权。从合同关系角度来看,若图书馆因提供商提供文献资源缺乏合法授权导致其被诉侵犯著作权,图书馆败诉后可向数据库提供商主张违约责任以降低或弥补自身损失^[17]。达成合作关系后,图书馆需要定期检查本地资源库中文献资源是否更新,以及更新后的资源库中是否存在丧失合法授权的侵权作品;合作关系结束后,鉴于首次销售原则不适用于电子图书,图书馆应及时删除丧失授权基础的作品复制件。

3.3 选择数据库提供商技术服务以规避共同侵权

通过合同采购数字资源或者数字资源使用权是图书馆获得文献资源的重要途径,但图书馆与数据库提供商之间的合同关系容易成为法院判断双方成立共同侵权的重要参考。而基于民法中合同相对性原则,图书馆与数据库提供商之间所约定的侵权责任条款,不构成免除自身著作权侵权责任的要素,即双方合同仅在双方之间产生约束力,无法对抗著作权人。加之权利人在网络环境下难以找到直接侵权人,因此从诉讼策略角度来看,权利人向图书馆提起诉讼无疑是对其最为有利的方式。在具体案件中,尽管图书馆可提供涉案作品的合法来源文件,以减

轻承担的法律风险,但为规避被视为著作权共同侵权,或者受数据库提供商等第三方侵权牵连,图书馆就需要思考其与数据库提供商的合作模式。

根据调研样本来看,图书馆与数据库提供商之间的合作模式存在2种形态:技术服务加产品销售模式和技术服务模式。前者代表性案例是绵阳图书馆系列案,法院判决绵阳市图书馆承担责任;后者代表性案例是苏州图书馆系列案和中山图书馆系列案。不同于绵阳市图书馆所采取的技术服务加产品销售模式,苏州图书馆系列案中虽然涉案图书的提供入口端是苏州图书馆网站,但传回涉案数字文献的主体不是苏州图书馆,而是数据库提供商。这与《〈读秀知识库〉2018年度服务协议》中约定的苏州图书馆获得许可使用《读秀知识库》的方式为用户远程访问读秀网站使用读秀相互印证。在中山图书馆系列案中,法院就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在纠纷中的法律地位指出,北京邮电大学相关网站设置读秀网链接不能直接认为两者之间就侵权行为存在合作,并且读秀网中涉案链接并非读秀网的唯一内容。可以看到,若图书馆与数据库提供商之间仅成立技术服务合同,就不存在共同侵权问题,也不需要定期检查数据库提供商镜像到本地资源库中文献资源的版权信息。所以在与数据库提供商达成合作时,建议图书馆采用技术服务合作模式,即图书馆就数据库提供商数据库的使用、维护、搜索等技术支持达成合作关系。此举既有利于图书馆降低日常审查版权信息的成本,也有助于在发生具体案件时帮助图书馆证明其与数据库提供商之间不存在共同侵权的主观意思联络。

4 结语

虽然学界关于图书馆数字文献传递著作权侵权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基于现有《著作权法》框架为图书馆提供识别和规避数字文献传递中著作权侵权风险的研究稍显不足。本文通过对322份相关民事判决书进行分析,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这类案件的年度分布、类型分布、图书馆抗辩理由、法院裁判理由等关键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数字文献传递中图书馆哪些行为将构成直接侵权或者帮助侵权。要防范数字文献传递中的著作权侵权纠纷,图书馆应当定期自查数据库内文献授权情况,梳理自身提供数字文献的方式以及与数据库提供商采取技术服务合作模式。不过本文仍有不足之处,研究仅以已发生的案件为基础,未对图书馆间接侵权责任的法理基础展开深入分析,研究建议是否适用于样

本范围外的数字文献传递,还需作进一步的检验分析。

注释:

- ① 北京互联网法院(2022)京0419民初18783号民事判决书中,因被告读秀公司提供了在先作品,经法院对比,认定涉案图书与在先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涉案汇编作品并未达到著作权法对其的独创性要求,以涉案作品不应受到著作权保护为由,法院认为被告不侵犯涉案图书的著作权。
- ② 数字文献传递服务在高校中主要由图书馆负责,由于高校图书馆非独立法人,因此深圳文献港系列案和中山图书馆系列案的被告为深圳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但在文中进行分析时,将以上两个被告表述为深圳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 ③ 中山图书馆系列案较为特殊,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终766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判定中山图书馆与读秀公司构成共同侵权,两者承担连带责任;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民终3341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同样判定中山图书馆与读秀公司构成共同侵权,但因原告怠于行使权利,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所以法院最终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
- ④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73民初470号。
- ⑤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73民终3341号。
- ⑥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73民终200号。
- ⑦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03民终5851—5897号。

参考文献

- [1] 邱奉捷. 数字资源共建共享中的版权管理及风险防范研究[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3:117.
- [2] 邢彦变,段晨颖. 我国图书馆在司法案件中侵权行为的表现及规避策略研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207篇裁判文书为研究对象[J]. 图书馆建设,2021(4):94-105.
- [3] 詹启智. 论电子文献传递行为的著作权法律属性[J].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86-91.
- [4] 白雪冰. 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中的版权风险及规避策略[J]. 图书馆学刊,2015(3):5-7.
- [5] 张博文. 论图书馆数字化服务中的著作权侵权责任[J]. 数字图书馆论坛,2022(11):52-59.
- [6] 卢纯昕. 图书馆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版权例外的立法构建[J]. 图书馆杂志,2016(5):26-31.
- [7] 吴高. 国外文献传递版权法规立法现状与启示[J]. 图书馆建设,2015(4):25-29.
- [8] 高可森. SCCR报告对完善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立法的启示[J].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2(5):73-79.
- [9] 竹安琨. 版权法创新与图书馆远程电子文献传递服务[J]. 图书馆学刊,2018(5):6-9.
- [10] 闫宇晨. 公共图书馆电子借阅服务著作权侵权风险与对策研究[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23(2):3-14.
- [11] 冉从敬. 图书馆知识产权风险的主要类型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09(11):28-31,79.
- [12] 梁蒙娜. 电子文献传递中的版权侵权风险及其防范[J]. 新世纪图书馆,2022(8):5-12.

- [13] 刘笑一. 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合作开展文献传递服务涉及的版权问题及对策——以高校图书馆参与地区图书馆联盟文献传递服务为例[J]. 高校图书馆工作, 2021(3):63-66.
- [14] 熊丙万, 王军乐. 基于裁判文书数据的法实证研究方法——以“知假买假”问题为例[J]. 经贸法律评论, 2023(6):116-137.
- [15] 欧修平, 李嵘. 论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与民事责任的关系[J]. 科技与法律, 2009(3):67-71.
- [16] 李夏旭. 网络平台间接侵权责任的法理基础与体系展开[J]. 比较法研究, 2023(3):173-187.
- [17] 张健, 陈琳. 图书馆著作权侵权分析及应对策略——基于近十年图书馆著作权纠纷的实证研究[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21(10):47-53.

A Study on the Manifestation of Copyright Infringement of Digital Document Delivery in Libraries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ublic Civil Judgments

Yi Lei¹ Fu Han¹ Yang Zhong²

1. Schoo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2. Department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of Hunan Police Academy, Changsha, 410138

Abstract Digital document delivery in libraries is prone to copyright infringement lawsuits, making it a significant issue that libraries must address. An analysis of 322 civil judgments on copyright infringement disputes related to digital document delivery in libraries, sourced from the China Judgments Online, reveals that libraries and database providers are frequently listed as co-defendants. Both parties are often accused of infringing reproduction rights and information network transmission rights, with libraries rarely succeeding in their defense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providing links containing the content of works and offering works through local database mirrors are the reasons for libraries being found directly liable for infringement. Assisting in infringement through directed links and establishing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with database providers are key factors leading to findings of joint infringement. It is recommended that libraries participate in digital document delivery using regular links, actively review the authorization status of electronic documents within databases, and opt for technical services offered by database providers rather than a combination of technical services and product sales.

Keywords Digital document delivery; Copyright infringement; Reproduction right; Information network transmission right